

# 辞旧迎新开年门

□尚继慧

## 老有所乐

时光匆匆,转眼又一年,不知不觉间,再次伫立辞旧迎新的门槛前。思绪好像还没跟上时光的节拍,有些恍惚,那飘舞的树叶在空中盘桓,落地时已凝结清霜了。好在一场瑞雪光顾,压住脚步,这才得以思量,怎样辞旧?如何迎新?

同多数退休者一样,我也是回归家庭围着子女转,负责接送孙辈书童早中晚上下学,每天倒也没有闲着。再看那些老同事,有的受聘私立中学

继续任教,虽说累点,但收入可观;有的给培训机构上课,挣得虽少但不用坐班,相对轻松;还有的热衷旅游,经常背起行囊游山玩水,潇洒又自在。总之,这一年下来都挺忙,很少碰面。白天闲暇时间,我大多扎在书房,翻阅旧书,浏览新刊,偶有所感,还喜欢付诸笔端,纯属自娱自乐,并未觉得无聊,反而很充实。尽管自己缺少文字功底,水平有限,但看书,写作,沉思,遐想,或是临窗远眺,竟也乐此不疲。这一年虽说没啥收获,但感觉时间好像过得很快,未曾有过莫名的怅然。

人过甲子知天命,知足常乐享晚晴。仔细想想,平稳的日子虽说缺少浪花,心却坦然,站立阳台迎朝阳,独坐西窗观晚霞,无欲无求,无忧无虑,岂不胜于悲欢离合的大起大落。在人生的倒

计时阶段,满足尤为重要。即使日子再庸常,平安接送孩子就是最大的知趣,那童稚的笑声是莫大的欣慰。

老同事们相聚,境况各有不同,相较之下,我的键盘码字,纯属小打小闹,偶尔在报纸副刊发表几篇散文、随笔,根本成不了大气候。但我并不悲观,依然自得其乐,在暮年保持一份热忱与清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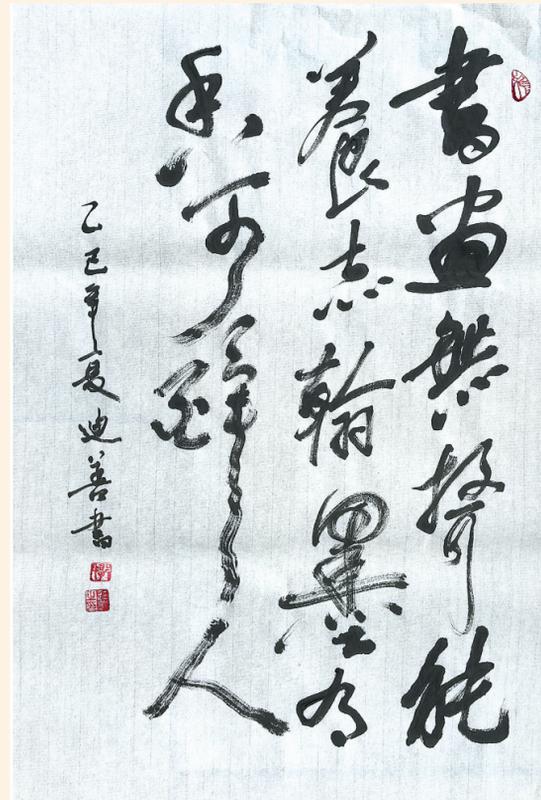
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”这一年的退休生活,虽说没啥闪光点,却有动有静,沉醉自己的爱好,这就够了。有人喜欢用脚步丈量世界,有人愿意用笔墨记录生活,人各有志,不能强求。即便闲着无事,整天在大街上遛弯、甩扑克,也无非可议。身为退休教师,愿以拙笔为桨,在心湖里划舟,载着回忆与感悟,驶向理想的彼岸、精神的家园,就是一段美好且奇妙的旅程。因此,迎新之际,“写并快乐着”,与我而言,就是新年展望,即如陶渊明“但识琴中趣,何劳弦上声”所言。

元旦将至,一元复始。窗外寒风凛冽,室内灯火明亮,收拾好厨间,我坐在书房,打开一本新到的杂志,墨香漾入鼻孔,再沏一壶银针,茗香溢满室,品味中寄托希望。过去平凡又普通的一年,帮我守住内心的澄明,笔底留年是辞旧。盘点过往,一切归零;不忘初心,怀揣梦想,再度启航即迎新。

越过门槛,推开新年的大门,眼前必然繁华似锦、气象万千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

## 闲情雅趣



书画无声能养志 翰墨有香可醉人

郭迪善书

## 相伴的幸福

□温圣魏

## 老有所悟

十年前,65岁的母亲晾衣服时,不慎跌了一跤,股骨头粉碎性骨折。医生说,上夹板固定的话,股骨头再生的希望渺茫,即便有机会,也要熬上半年半载。为了减轻母亲的病痛,我和妻子商量后,请来南昌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,为母亲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手术。术后一周,母亲便能下床

了,全家都沉浸在喜悦里,可母亲却变得沉默寡言。不能下楼的日子,她只能在屋里慢慢踱步,偶尔看看电视,只有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回家才会展露笑颜。

后来,长期磨损让人工股骨头变形,母亲彻底无法行走,只能终日卧床。全家的生活节奏,也随之被打乱。穿衣、漱口、喂饭、照料大小便,成了我们每日雷打不动的“流水线”。每周,我们都会轮流帮母亲洗澡,温热的水流淌过肌肤,洗去身体的

疲惫,母亲总会露出舒心的笑脸,眼角的皱纹里,盛满了满足。此后直至离世,母亲再未踏出家门,只是日日守着家,盼着我们平安归来。

多年的艰辛守护,母亲最终带着微笑离去。她走后,屋子里骤然变得空荡荡的,我们总觉得少了些什么,有段时间格外不习惯。回望照顾母亲的日子,纵然辛苦,心头却满是幸福——那是亲人相伴的温暖,是心有挂念的安稳,是岁月沉淀下来的,最真切的人间烟火。

## 念亲恩

### 老爸的新年账单

□魏世通

摊,冯师傅一把推子用了二十年。父亲总说,冯师傅晓得他这把年纪的头该剪成什么样。这十块钱的预约,像一块小小的磐石,固执地嵌在他为全家操持的汪洋里。

父亲的一辈子,就是由无数这样的“账单”摺成的。从前记工分、算口粮;后来记我们兄妹学费、衣裳尺寸;再后来记我们工作地点、电话号码。那些本子大多已不知去向,连同它们承载的沉甸甸的忧患与冀冀。如今只剩手里这一本,薄薄的,却似乎更沉重——它要打理的,是一个走向寂静的晚年,以及对一团和暖喧闹“年”的全部指望。

房间里很静,只有笔尖“沙沙”声和炉子上水将沸未沸的“嘶嘶”声。这声音让人安心,又让人无端感到紧迫。时间原来是有声音的,它藏在这最平凡的响动里。

“对了,”父亲忽然停下笔,没抬头,“你上次说小宝喜欢会唱歌的机器人?我记下了,过年开春了就买。”

他翻到某一页指给我看。那里果然有一行字:给小宝买唱歌的机器人,打听好价钱,莫买错。

我忽然全懂了。这哪里是“账单”?分明是一个中国式父亲在岁月深处为自己开具的“生存证明”。他不是计划在将来,而是在用这种方式奋力抓住未来,向自己证明他的来年还有“用”,还有需要他操心并等待完成的事。那些柴米油盐、人情往来的琐碎,是他与这热热闹闹人间最实在的、不肯断绝的连线。“账单”上的每一行字,都是他生命的刻度,存在意义的锚点。他害怕的,或许不是清贫,而是本子上空空如也,再无字可写。

还没有到元旦,父亲的小本子就已经写满大半了。那是本小学生用的横格练习簿,蓝色塑料封皮边角泛白卷曲。本子摊在八仙桌上,露出一片蓝黑色的字迹:正月初六,表叔嫁女,人情六百。惊蛰前,老屋东山墙翻瓦,三十五片,水泥半袋。清明,老婆的坟添土,新草皮两块。芒种边,小二说带孩子回来,冰箱看看新的——三千够不够?

我凑过去看。这里头没有“目标”、“规划”那些硬词,只有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人情、物事与时令。字迹时而工整,时而潦草,偶有涂改的墨疙瘩。这不是计划书,是一个老人在岁末寂静里,与自己未来的日子一笔笔对账。

我的目光停在一行小字上:腊月廿八,老地方理发,十元。

心里蓦地一软。这大概是整本“账单”里,唯一的纯粹关乎父亲自己的事了。“老地方”是镇东头桥洞下的露天理发

## 贺年片里的旧时光

□魏益君

## 老有所忆

新年前夕,我偶然整理旧物,一摞贺年片跃入眼帘。那些充满喜庆的卡片、温馨的祝福,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,让我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。

回想起贺年片的盛行时期,那应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那时候,人们常通过书信交流。每到元旦和春节,色彩斑斓、洋溢着喜庆气氛的贺年片便风靡开来。无论关系亲疏,大家都会互寄祝福卡片,传递浓浓的情谊。薄薄的贺年片,犹如春风拂柳,不仅为新年增添了浓厚的节庆氛围,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情感纽带。

我喜欢上寄贺年片,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。那时我正在部队服役。每次收到家书,家人总会叮嘱我多给亲戚写信。从新兵到老兵,我曾给每一位亲朋好友都写过信,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和家庭近况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渐渐对写信产生了倦意,总觉

得内容千篇一律,缺乏新意。

那年元旦前夕,军人服务社推出了一套特别设计的贺年片,上面印有军营和军人图案。我购买了一些,写上几句温馨的祝福语,寄给了家里的亲戚。没想到,这小小的贺年片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我家在农村,上了年纪的亲戚大多不识字,以往收信后还需找人念给他们听。而贺年片则不同,既有暖心的文字,又有精美的图案。亲戚们视若珍宝,逢人便拿出来展示。见他们如此喜爱,我索性买了许多贺年片,隔段时间便寄送一次。这样一来,亲戚们欢天喜地,我也省去了写信的烦恼。

在报社工作的几年,我收发贺年片的数量达到了巅峰。1993年退伍回乡后,我进入报社担任要闻版编辑。工作关系使我结识了众多各界人士和新闻作者。每到元旦春节,祝福的贺年卡片便如雪片般飞来,每天都能收到一大摞。翻看那些暖心的祝福语,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与享受。来而不往非礼也,元旦前那几天,我特意用报社印制的贺年

片,每天坚持书写、寄送,乐此不疲。同学、战友、文友、朋友……我都一一寄到。一张张承载着深情厚谊的贺年片,在新年的气息中如青鸟般穿梭往来。

贺年片不仅是传递友谊的桥梁,后来也成了工作交流的渠道。2000年后,我转入经济部门工作。每到元旦,我都会收到来自各部委办局以及乡镇主要领导的贺年片。这些贺年片装在一个喜庆的大信封里,里面除了一张热情洋溢的卡片,还附有一张介绍本部门年度工作成绩的红色打印稿。我的写得并不好,这类填写任务只能交由办公室代劳。于是我请了两位字迹工整的同事,帮忙为各个单位填写并寄出。这种方式其实很好,省去了部门领导之间电话拜年的繁琐寒暄。

然而,随着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,短信、微信、云端祝福等方式逐渐取代了贺年片的流行。那些跨越千里、承载着万千祝福的薄薄纸片,似乎已渐行渐远。但在我心中,它们依然是一份珍贵的记忆,是岁月里永不褪色的情感载体。

##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# 树立爱粮节粮意识 拒绝“舌尖上的浪费”

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赣州市文明办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

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

